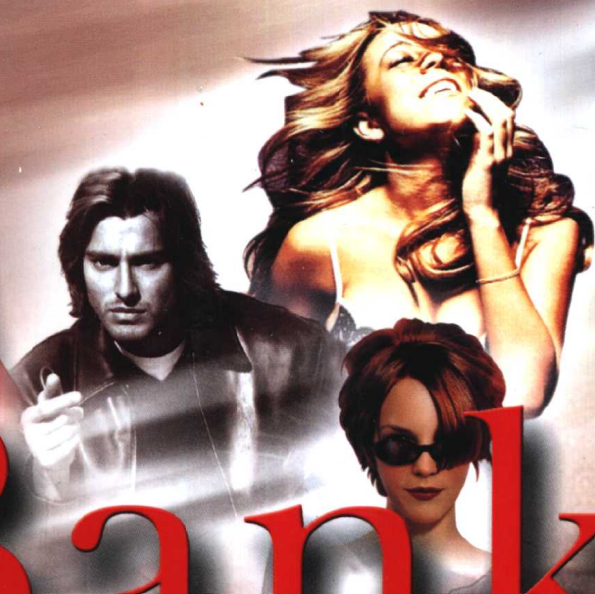


班克斯探案系列

In A Dry Season



Banks

干涸的季节

In A Dry Season

[加]彼得·罗宾逊/著

In A Dry Season

In A Dry Season

张爱明 徐鸣/译 赵强/审译

In A Dry Season

In A Dry Season

In A Dry Season



安徽文艺出版社



班克斯探案系列

干涸的季节

[加]彼得·罗宾逊/著

张爱明 徐 鸣/译 赵 强/审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干涸的季节/(加)彼得·罗宾逊著;张爱明,徐鸣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1

(爱伦·班克斯探案系列)

ISBN 7-5396-2345-4

I.干... II.①罗...②张...③徐... III.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9839号

干涸的季节

[加]彼得·罗宾逊著

张爱明 徐鸣译

责任编辑:徐海燕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址:www.awpub.com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商中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字数:320,000

印数:8000

版次: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345-4

定价:20.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干涸的
季节

彼得·罗宾逊出生在英国约克郡利兹市，一九七四年移居加拿大，先后在约克大学和温索尔大学学习，后来成为一名作家。彼得·罗宾逊在犯罪文学创作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多部作品多次获各类文学奖项。侦探班克斯系列小说自面世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广泛好评，并在英国获约翰·格里瑟奖。

小说《干涸的季节》是罗宾逊班克斯系列小说中的一部。作家以其细腻的描写，“编织了一张激情与痛苦交织的网……”正如评论所说：“说故事的人总要挖掘过去，但没有几个人能像彼得·罗宾逊在他的《干涸的季节》里所做的那样，把这个令人伤感的任务完成得如此细腻，如此敏锐，如此优美。他就像是一位专

业的绘图员，用他那非同寻常的眼光，捕捉并描绘出故事的每个关键点。他对每个人物的复杂性以及小说矛盾的焦点的描写都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小说《干涸的季节》通过对探长班克斯抽丝剥茧般的破案过程的描写，和穿插作家维维安的回忆，将两条线索相互交织，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充满悬念、令人伤感的故事。

二战期间，小说的女主人公之一——美丽、热情、向往美好生活的伦敦姑娘葛劳莉娅为躲避德军对大城市的狂轰滥炸，来到约克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霍伯思恩德。在这里，她遇见英俊、潇洒的当地青年马修，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走进婚姻的殿堂。而在此之前，马修已接到了应征入伍的通知书。随着马修应招远赴异国他乡作战，葛劳莉娅短暂的幸福生活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丈夫的无尽牵挂。有一天，马修突然回来了，从日军战俘集中营中逃回来了。此时的马修被日军割去了舌头，伤痕累累、神情呆滞、脾气暴躁，往日的英俊、潇洒已荡然无存。葛劳莉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被残酷的战争彻底粉碎了，她突然消失无踪，死于非命。

作家在小说中对葛劳莉娅的命运给予了无限的同情，他通过班克斯探长的口道出了对战争的憎恶和谴责：“蓄意谋杀是有罪的，但是对在世界上发动战争大肆涂炭生灵的人岂不是更应该给予批判！”

小说《干涸的季节》通过对一桩积案的挖掘，揭示了战争对人类美好生活的破坏，对人类善良本性的摧残，深刻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战争是可怕的，战争的发动者是有罪的，为了人类的美好生活，让我们远离战争。

想了解彼得·罗宾逊的侦探题材文学作品，不能不看他的《干涸的季节》这部将过去和现在编织得天衣无缝且能够启发读者思考的作品。

感谢责任编辑徐海燕女士给了我们充分的信任，让我们有机会将这部扣人心弦、耐人寻味的好看小说介绍给国内的广大读者。同时感谢为这部译作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孙秀彤先生和王庆颀、王玲夫妇。

限于译者水平，本译作定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望行家及读者海涵并不吝赐教。

译 者

二〇〇三年三月

1967 年 8 月

序 幕

在他思想的某些角落，在超出逻辑和理性范围的隐秘的地方，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让他感到一些无形的东西与过去岁月之间的联系。





这是一个可爱的夏季，我刚刚埋葬了丈夫，便首次回到儿时的故乡，来看这座曾冲垮了我儿时村庄的水库。

在我和罗纳德结束驻海外的任期回国后仅仅几个月，我便实现了这次旅行。我十分适合常年驻外工作的生活，而罗纳德也十分适合我。他是一位彬彬有礼的人，是一个好丈夫。他发自内心地认为我们的婚姻珠联璧合。这当然不是由于我有令人炫目的美丽和过人的才华。可我人品不俗，机敏智慧，加之舞艺超群，我相信他视我为他外交事业上的珍宝。总之，我成了一个扮演小外交官的妻子的行家里手。

代价似乎不高，在某种程度上，我是罗纳德在仕途上获得成功和提拔的通行证；而他则是我逃跑逃避的通行证，不过我从未向他说过这些。

我嫁给他，是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会在一个远离英国的地方生活，而我正渴望尽可能远地离开英国。现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海外漂泊后，我似乎不坚持以前的想法了。我情愿在贝尔赛斯度完我的余生。罗纳德是一个精明的投资者，他留给了我一大笔钱。足够了，有了这笔钱我可以过上许多年，还为自己买了一部新跑车，红色的，车内有收音机。

就这样，随着收音机里的旋律哼唱着《爱是你的一切》，听着时事新闻节目播出关于一桩谋杀案的新闻报道，在二十多年后我第一次踏上回霍伯恩恩德的路。

不知为什么，尽管我已经四十出头了，我却对时下年轻人听的那些原始、朴实、怪诞的新音乐感兴趣。这些音乐让我又变得年轻，这种年轻没有我年轻时代的那种纷繁，没有战争，没有心碎，没有恐怖和鲜血。

我驶离斯凯伯顿城外的主道，这一路上我没看见其他的车。这是美好季度里的一个好日子，空气中散发着割过的青草和盛开的



野花那甜甜的气味。我甚至觉得,我嗅到了干石墙蒸发出来的那种热乎乎的味道。浆果闪闪发光,好似擦亮的石榴石挂在花楸树上。山红雀一会儿飞上高高的天空,一会儿又迅速地俯冲落在湖边的青草地上。远处传来小羊“咩咩”的叫声。这里的色彩全都如此让人心悸,绿色比通常的更绿,而天空的蓝色更有一种沁人心脾的剔透。在距格拉星顿不远的地方,我迷路了。我停下车,向两个正在修补干石墙的人问路。我已经太久没有听到这峪地方的口音了,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是在听外语,后来终于听懂了他们的话。我谢过他们,留下他们在那儿为我这个陌生的戴着太阳镜、听着流行曲、开着艳红跑车的中年女人挠头。

这条老路只通到林子的边缘地带就没了。我只好跨出车子,沿着一条弯弯曲曲肮脏的小路,靠双脚走完那余下的路程。

一团团黑云般的蚊子在我的头上“嗡嗡”盘旋,鸬鹚在矮灌木丛中掠过,蓝山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

终于,我穿过了树林,站在了水库的旁边。我的心都快要 from 喉咙里跳出来了,我不得不靠在一棵树上,那树皮在我的手掌中显得那么粗糙。有一小会儿,我觉得热血沸腾,手指发颤,我以为要晕倒了,但这一切没有发生。我很快恢复了常态。

很久以前这儿就有树木,当然,树不太多,大部分树木都在罗恩伍兹这个村子的北面。当我在这儿生活时,霍伯思恩德还是山谷里的一个村庄,可现在它却变成了我注视着、周围环绕着树林的一个湖。湖面风平浪静,平静的湖水映出树林的倒影和偶尔掠过水面的一两只小鸟的影子。在我的右边可以看见一个小水坝,在那儿,那条古老的河流被收窄,并注入了哈克斯麦尔水库。此时此刻,我的思绪万千。我坐在水库岸边,凝视着面前的景色。

我坐着的地方,曾有一条铁路支线通过,在我童年时,我常常乘坐着在这条铁轨上来来往往的火车旅行。在战争中,这条铁路给



我们提供了惟一一条真正走出霍伯思恩德以外的大千世界的通道。当然，现在这条铁路线已经长满了野草，从前的火车站现在种上了垂柳。就在这儿，我曾不知多少次地从希普莱先生那里买车票，然后兴奋地站在月台上，聆听火车奔驰而来时那由远而近的“咔嚓咔嚓”声和那老蒸汽机发出的呼啸声。

我坐在那儿回忆往事，时间就这么悄然逝去。很快地，暮色渗透了我周围的林子，充塞在每个枝丫中间，充塞在偶尔传来两声喃喃鸟语的寂静里。一阵轻风伴着沙沙声掠过林子，湖水闪烁着点点淡淡的微光，它那漾起细波的水面就像散落了少许橙红色的香粉一样。慢慢地，夜色愈加浓重，直到天边只留下一线深蓝。

一轮满月升上天空，把她清白的光洒了下来。沐浴在这月光中，我觉得我能透过这一片湖水，清楚地看见曾经有过的那个小村庄，就像是一幅图像呈现在水面上，就在那儿，在我的俯视下展开来。

我注视着它，我开始觉得我能够触摸到它。它就像童话里的那个魔镜中的世界。当你触摸镜子，它就变成了水，你可以投入水中，去那个水下的世界。

我看见的这个村子的幻象，还是我当年在此生活时的那个样子：石板屋顶上的烟囱冒出袅袅炊烟，村西小山丘旁的磨坊和教堂的塔楼，傍着那条细细的河流的街道。我看得愈久，幻象愈多，我能看见这儿的人们每日的生活：他们或购物，或劳作，或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在我的幻象中，我甚至看见了我们的小店。我第一次遇见她是在一九四一年春天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里。从这一天起，故事便开始了。

第1章

在他思想的某些角落，在超出逻辑和理性范围的隐秘的地方，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让他感到一些无形的东西与过去岁月之间的联系。





亚当·凯利喜欢在废弃的房子里玩耍。他喜欢这些老屋陈腐的气味,喜欢在里面走动,倾听地板“吱吱嘎嘎”的呻吟。他喜欢看阳光钻过墙板的缝隙,投射在墙上的影子。他喜欢在破梯子间的大豁缝上跳过,直到气喘吁吁。他喜欢从一根椽子跳到另一根椽子上。他喜欢踢起尘土,看尘埃在从缝隙中漏进来的光线中上下舞蹈。

这天下午,亚当要去下面的村子里玩耍。

他站在浅谷的边上,注视着下面的那些废墟,想着就要实现的冒险行动。他一直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也许这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机会,在那下面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人类的未来全都有赖于亚当今天的行动。这个村庄是一个尝试,是他在去七重天冒险之前不得不征服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件。

他看见远远的有两个人站在老磨坊的附近,一个是身穿红T恤牛仔裤的男人,一个是浑身素白的女子。他们看上去像是游客,拿着照相机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地拍照。亚当怀疑他们到这儿来的目的和自己的一样。从自己常玩的电脑游戏上,他知道骗术无处不在,而且事物往往不像它们表面看上去的那样。上帝保佑,他想,幸亏他先到了,不然就被他们抢占了先机。

他偷偷地跑下斜坡,直到踏上红色的、晒得硬硬的土地时才猛然刹住脚步。周围还有些烂泥。他想:都好几个星期了,这些水怎么还没蒸发掉。

亚当屏气细听,周遭静悄悄的,连鸟儿们都停止了鸣叫。太阳热辣辣地照耀着大地,烤得他汗流浹背。他的眼镜滑下鼻梁。废弃的房舍在热浪中摇晃着,就像在墙后藏着一个工厂的大火炉。

现在,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护身符法宝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而亚当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它。但是,从哪儿开始找呢?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宝贝是个什么样子,他只知道在某个地方肯定会有线



索。

他走过一座古老的石桥，走进一座破破烂烂的房子，他感到那种潮湿、阴冷的黑暗像一件斗篷，把他整个儿包裹了起来。这儿的气味就像是一座差劲的厕所，或者说像是有什么巨大的外来动物在一个热哄哄、恶臭的沼泽中死去后散发出的臭味。

阳光透过曾是屋顶的那块空间照射下来，照亮墙的那边。黑黝黝的石头看上去像抹过油似的光滑油腻。周围沉重的石板铺就的地面已经移位、破裂，到处是厚厚的烂泥，当亚当站在一些石板上时，石板竟滑动起来。他感觉只要乱动一动，自己就会失去平衡摔倒在泥地上。这座房子里什么也没有，却花了他不少时间。

外面一个人也没有。看来那两位游客也走了，或者是藏起来了，就在那老磨坊的后面等着他。

亚当注意到，桥的附近有一间小屋，这种屋子也许曾用来放置煤块，或用来冷藏食物。他听说过从前没有电炉和冰箱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

不过，这间屋子也许曾是厕所。他知道这在今天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以前人们不得不走出家门去方便，即使在冬天也是如此。

不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反正它孤零零地留在那儿，大约有七英尺高，歪斜的石板屋顶仍旧完整无缺，它似乎在召唤亚当去征服它。站在这上面他可以居高临下地看清楚一切。如果那两个游客躲藏在附近，也绝对逃不过他的眼睛。

亚当在这座小屋四周转了转，他高兴地看到有一些石头一级叠着一级，就像是梯子。他小心翼翼地踏上了第一块石头。石头滑溜溜的，他只好手脚并用地爬行，很快就爬上了屋顶。他站在屋顶的边缘，手搭凉棚观察每一个角落。

村西有一座亚麻工厂，那两个陌生人没有出现在视线中。村子的北面和南面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很难看见里面的情形。村东面躺



着那个泪珠形的哈克斯麦尔水库。在水库的南边,有两辆车正在行驶,车窗在太阳的照耀下映出炫目的光。除了车子,这个世界似乎再没有其他活动的物体了。

亚当满意地收回目光。他想跳到屋顶的另一边去,两边相距只有四五英尺宽。可是,当他跳起来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一阵害怕,一失足掉了下去。他一声尖叫,跌进黑暗中。

他掉进烂泥里,左手腕被一块落下的石板撞破了。他躺在地上,喘着粗气,看着自己上面的那一方蓝天。他看见两块石板正在坠落,其中一块有三英尺见方六英寸厚,如果砸中他,肯定会将他砸扁。可他动弹不了,只能无奈地躺在那儿。

这两块石板的坠落看上去十分缓慢,像秋日里无风的时候飘落的树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既无恐慌,也无害怕,只有接受,好像他短暂的一生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而主动权却不在他手中。此时此刻,躺在温暖的烂泥摇篮中,看着黑黝黝的石瓦划破蓝色的天空,他知道,如果命运如此,一切努力都是无用的。

他只能听天由命。

这肯定是“第七重天”,他屏息想着,等待着碰撞,等待着骨碎肉绽。

一块石板落在他的左边,陷在泥中,直靠着墙,像一块旧墓碑。另一块石板落在他的右边,把一块铺地石砸裂成两块。

亚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透过屋顶,看着天空。没有坠落的石板了,他得救了。他开始轻轻地挪动着身体,他的左手腕伤得不轻,右臂仍深深地插在烂泥中。

他试着活动泥巴中的手指,感觉到手指触到了什么硬物。

像是一把光滑、坚硬的纺锤,或是一根短棒。他好奇地将胳膊向更深的地方插下去,把那东西紧紧地抓在手中。很小的时候,当他在镇上拥挤的人群中感到害怕时,他就是这样紧紧地捉住妈妈



的手。他将身体的重量向左压去，受伤的手腕让他痛得从牙缝中丝丝地吸气。他向上奋力拔出右臂，一寸一寸地，终于将右臂从烂泥中解放了出来。

他终于可以放下手中一直握着的物件了。亚当把它放在石板上，退到墙边细细地打量起来。

在晦暗的光线中，只见几根手指像勾子一样弯曲着，仿佛要从坟墓中挣扎出来一样。这是一只手的骨骼，白骨上覆盖着黑色的泥土。

班克斯退后一步，一边欣赏着自己的手艺，一边和着音响中播放的《卡门》序曲吹着口哨。歌唱家玛丽亚·卡勒斯正大声地唱着，虽然她已人到中年，但她的声音还是很美的。

干得不错。他满意地看着，将涂刷放进一个盛着松节油的碗里，整个墙面看上去确实比昨天他撕了墙纸后的样子改观了许多。

他特别喜欢这种冷静的色彩——蓝色。

他走进厨房，拿起茶壶烧水冲茶。

这时，电话铃响了。他关上音响，拿起话筒。

“是爸爸吗？”

“布莱恩，是你吗？我一直在联络你。”

“哦，是吗……我们一直在路上，不想和你联系。你怎么没在工作？”

“你要是不想和我联系，为什么要打电话过来？”

话筒里没有回答。

“布莱恩，你在哪儿？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我现在在安德烈的公寓里。”

“在哪儿？”

“威姆伯雷登。你瞧，爸爸……”

“你的考试成绩出来了吗？”

又是一阵沉默。

上帝，班克斯想，要想让布莱恩多说一句话，就像要让一个政治家说真话一样难。

“布莱恩，你在听吗？”

“是的。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你知道，我的意思是……我留了个便条。”

“我明白。”班克斯知道谈话现在才算是开始了。

“说下去。”他催促道。

“关于考试，嗯……”

“很糟吗？”

“嗯，是这样……我是说……你可能不满意。”

“你通过考试了，是不是？”

“当然。”

“是吗？”

“没有我期望的那么好。考试太难了，爸爸！大家都这么说。”

“考得到底怎么样？”

布莱恩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三等。”

“三等？太让人失望了，我原本想你会考得更好些。”

“是的，不过比你的成绩要好得多。”

班克斯深吸了一口气。“这与我的成绩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是在谈你的事情，谈你的未来。你拿着一个三等成绩是不会找到体面的工作的。”

“如果我不想找什么体面的工作呢？”

“那你想干什么？一个只会说陈词滥调的人，一个失业的笨蛋？”



“多谢你，爸爸，很高兴你这么信任我。不管怎样，事实上，我没有接受失业救济。我们正在尝试走一条路，我和乐队。”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开创事业。安德烈认识一个家伙，他经营着一家电台，他还有一间工作室。他说我们的乐队能被接受，并且可以演奏我的一些歌曲。你可能不相信，但我告诉你，人们的确很喜欢我们……”

“你知道要在音乐事业上获得成功有多么困难吗？”

“宇宙女孩做到了。看看她们吧，她们的天资有多高呢？”

“泰尼·迪姆也一样，但这没什么意义。天资不能说明问题。有多少人挤在这条路上呀。”

“我们能挣很多钱。”

“钱不是一切。前途呢？等你到了二十五岁，在银行里一个子儿都没有，那时你该怎么办呢？”

“是什么突然使你对音乐事业有了这样的想法？”

“你是不是因为这一切才考得这么糟糕？你为此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反正我烦透了建筑学。”

班克斯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问：“你把这些告诉你妈妈了吗？”

“是这样的，我想，也许由你说更好。”

真是笑话。班克斯想。他会去对桑德拉说？桑德拉是他的前妻，他们根本不能在一起谈论问题，甚至说说天气都会吵起来。

“我想你最好还是自己给她打电话吧，”他说，“你最好去看看她，她就在卡马顿镇。”

“可她很烦人。”

“不要这样。”

水开了，水壶的气嘴发出哨音。

//